典故紀聞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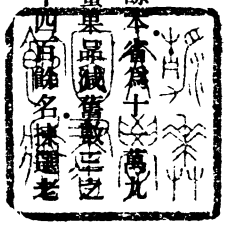
典故紀聞

(三)

余繼登輯

典故紀聞卷十一

英宗初卽位敕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尙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腌臘雞鵝豬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餘名挽運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英宗初卽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段匹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官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歷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閑田地

屯種。儻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遞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正統初。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言。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處之羣穀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攄誠盡節如金日磾。萬無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固懷恩。尙不克終。至於桀黠難馴。如劉淵之儔。殆不可縷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動以萬計。固難阻嚮化之心。亦當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將新降附者量賜齎裝。遣往湖南衞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厲階。

永樂中。以駝駞温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右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毯駞九百餘匹。復加造駞駞五十匹。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正統元年三月。擢一甲進士周旋爲修撰。陳文劉定之爲編修。賜羊酒宴於本院。

正統元年九月。尙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英宗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正統初。以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愼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

正統初。有繼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問擬不孝重罪。大理寺評事吳亮駁奏。寃抑。英宗敕法司。今後繼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鄰佑保實。取問如律。如有寃枉。卽與辯之。著爲令。

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言。竊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幾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

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歲省數十萬之費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敕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衞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魯穆由御史爲福建僉事剛方廉介理冤繩奸執法無私人目爲魯鐵面後爲僉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賻助具棺斂焉

雲南晉甯州塔墩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爲塔墩聖母永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爲板內有神象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正統初州官請加封號英宗謂禮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禮也聖見之不惑如此

正統初達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成規以爲言英宗詔錦衣衞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徒流者發邊衞充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正統二年敕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卽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敕宮中六尚司知之

正統初敕工部曰今軍器缺用爾工部會同五府兵部錦衣衞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衙門與見在匠役成造軍器爾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營私以取罪戾

正統二年九月早朝鐘旣鳴有京衞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衞

先是進表官無定例正統二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聖節表令三司堂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遣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行遂爲例

故事享廟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統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統初刑部申明舊制凡民訐官長宜量加責罰不許撫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婦女非犯姦惡殺人及毀罵公姑不孝等罪並免提問

正統三年山東東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肇登寶位卻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監

察御史清軍政。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聖澤。歡欣踊躍。以爲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然臣竊見徐州臨清等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幷錦衣衞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幷錦衣衞官校。以瘠民膏血而駭民耳目乎。英宗嘉納之。

正統初。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敍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皙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肖安。人倫攸敍。英宗是其言。命禮部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議及易卷之弊。下編修謝連及監察御史趙全等於錦衣衞獄。當時之嚴於廷試如此。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顯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衞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幷場房課鈔。宜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正統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順天府科場失火。焚東南席舍幷對讀所。延及廳事而止。府尹姜濤暨御史時紀等上章請罪。英宗特宥之。命於本月十五日爲始。再試。

正統三年十二月英宗諭都察院臣曰比聞閘辦銀課擾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衆偷開坑穴私煎銀鑛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卽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卽令該管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

正統四年英宗問戶部臣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糧供給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匹之數戶部言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於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年至十年亦於京倉通州儹運糧料三十八萬石赴宣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後宣府陸續添設保安等衞所通舊八衞共一十九衞所官軍數多於是每年奏令糧戶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匹或遣人解銀前去准糴或出京庫絹運彼准作官軍月糧此皆權時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正統四年十月有竊瓦剌貢使銀物者獲之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正統初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每月關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數外每軍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英宗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士止而不行

正統五年朶顏衞都指揮同知朶羅干遣使朝貢還易得犂鏵爲關隘所阻不得出英宗謂兵部臣曰遠人當懷柔農具故未有禁聽其歸勿阻

正統時敕諭文武百官內一段言朝廷於百司設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

輔有過相規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己見不采衆善屬官中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肖者須明其罪黜之如或悅諂諛納淫濶則賢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與成功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正統五年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之政賜之敕條列合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凡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願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一糴糧在倉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爲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爲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拆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項官倉糧儲原數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著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聽其詭詐指扳死絕逃亡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後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衞一比先所建預備倉

廒或爲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爲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拆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洪武年間於各州開濬陂塘以防水旱蓋永遠之利亦因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如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掩爲己有或湮塞爲田爾等須一一親歷踏勘如有前弊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不還及違限不即修築者亦械赴京發戍遼東邊衞一凡各處開壩陂堰圩田濱江近河隄岸有損壞當修築者先計工程多寡於農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緊要之處其餘以次用工不許迫急其起集人夫務在受利之處驗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在堅固經久不許苟且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損壞一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衆比先有司失於開報許令開陳利民之實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申工部定奪如利不及衆不許虛費人力一但遇近經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宜暫停止待豐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過州縣倉廩穀粟充實陂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迹就便拏問一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修築過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所備穀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閘壩備細造册具奏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正統間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司以聞英宗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

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衞鋼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衞

正統時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璡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英宗命宥璡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律仍示於司禮監之新房

正統五年歲暮敕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怠況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時廣東南海衞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禮部請治忠不謹之罪英宗特宥之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麰麥既收隨卽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蜀秫次黍麥次米稻後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不致浥壞者聽當滿而預

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正統中御史彭勖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未度者皆令還俗叢林不許創立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尚書胡濙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等奏准選驍勇都指揮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官趙廣等一百員至是英宗命置學授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此京衛武學之始

正統中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民止一里五十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豬羊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辦實難下禮部覆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釋菜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正統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鄭顒等奏琉球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駕船載瓷器等物往爪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至東影山遭風桅折進港修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人船將前項物貨幷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庫收頓聽候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可矜憐其悉以原收器物給之聽自備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還本國

正統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寺卿奈享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享奏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在百官行禮之先今孟春享太廟楊

善止容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英宗兩釋之至是善復移文禮部言亭不由儒業發身不諳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申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遣祭旗纛等神凡遇聖駕陞殿俱於殿中復命若御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舊制朔望各衙門堂上官皆支光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奈亭言始罷之著爲令

正統間尚膳監內使王彰章登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於光祿寺門示衆

太僕寺乃舊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許之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衞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於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己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屬雖紿朝廷得官然衆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人務立實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敬言於天下從之按此疏最中今日之弊

正統間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礶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英宗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官宥之

工部尚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此文天子自爲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

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爲婦人所誚。亦足羞矣。

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窆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兼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臣親祖父母。非其餘旁親之比。伏望聖仁。不循常例。臣本身及妻卽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沾恩。光顯無窮。不勝惓惓祈恩之至。英宗命幷予之。

福建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英宗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

正統時。陝西管糧參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英宗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統時。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英宗聞之。詔逮紀下獄。仍諭三法司曰。朝廷以紀綱爲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愼擇也。如監察御史時紀。因差往陝西。枉道回家。及與長垣縣縣丞蕭節之夤緣交結。挾勢取民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爾等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恥明達大體。無貪汚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爾堂上官卽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堂上官徇情黨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幷罪不宥。

正統時御史彭勖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傷應勘覆之勞匿不以聞間有上陳者部司又以國用不敷不爲停免糧稅以致凍餒貧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動以萬計扶老攜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眞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糧孳牧逋負者多不能陪納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責償遠年賑濟糧米饑窘日切箠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凡天下旱潦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幷孳牧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問土著流移驗口賑給其守令功績必考其戶口增減以爲殿最則有司必勤於撫字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列聖保邦制治之仁矣英宗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八年赦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爲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虐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卽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輭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寮佐官及所在衞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迹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爲民患者卽舉問如例

正統時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英宗曰律爲常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

以聞.

正統時.刑部強盜越獄.下尙書王質等於都察院鞫問.獄具.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獄王温等.謫戍威遠.黜巡風主事王儉爲民.降尙書王質爲戶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爲潯州府知府.其原問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黜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尙旃奏臣長子志墀.蒙恩賜一品冠服.乞幷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支給祿米例.英宗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遂止不給.

正統八年.敕諭內官內使曰.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纖毫不敢透漏.今爾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己私.或徇親情.請求囑託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正統時.內使張環.願忠匿名寫誹謗語.事覺.英宗命磔於市.令內官俱出觀之.

正統間.廣東海南衞指揮使.以進表至京宿娼.事覺.謫戍威遠衞.

慶成宴.帶俸官不得坐.正統九年春宴.帶俸指揮使李春.指揮僉事王福.不應與宴.入席攙坐.爲禮部所劾.下法司論罪.

正統時.安定衞國師攝剌藏卜等.以朝貢至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賜車

輛糗糧。英宗以茶數過多。詔允安定王五百斤。官爲運去。其國師二百斤。徒衆八一百斤。俱令自京人運。仍命禮部著爲令。

正統時。府軍前衞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九名。事覺。英宗命以百斤枷枷於教場號令。仍發遼東鐵嶺衞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統九年。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伴當假託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久則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國利人。徇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謹禁約。草聽殷實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弊者。卽拏問具奏。官豪勢要及該奏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與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場務會計歲用之數撥納。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收作弊。各處中納鹽糧。務要乾圓潔淨。敢有仍前挾勢。將雜糙米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拏問。情重者具奏處治。御史提督官縱容不舉者。幷治以罪。

京民有受財教唆。揑寫訟狀。誣告平人者。刑部奏。雖稱教唆。不係越訴。英宗命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卽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脈相鬬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言浙江按察使軒輗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輗言已而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堵云

舊制稅課司局官攢不給俸日令巡撫供給正統九年山西太原府稅課司巡攔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重英宗命各處官攢悉照資品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統九年閏七月敕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英等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卽今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敝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敕至卽如舊停止與民休息

正統時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例文職受財枉法滿貫當絞者充軍其不滿貫者俱贖罪爲民武職出百

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者概充軍。則前功盡棄。而罪反重於文職。乞令武職受贓私縱操卒滿貫當死者充軍。其餘不滿貫當流徒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則不惟優待武臣。抑且寬卹刑典。從之。

顯陵神宮監右少監阮菊擅伐陵樹百餘株私用。事覺。英宗命斬之。

正統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魏國公徐顯宗等二十八人懶慢不朝。請治以罪。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前以媿之。

正統十年。英宗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庵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約。除以前蓋造者遇有損壞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一體究治不宥。

正統時。平鄉伯陳懷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吳浩膽略超異。武藝精熟。乞取到京擢用。英宗曰。吳浩有膽略材武。正可保障邊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來。因謂兵部尚書徐晞等曰。自今在邊有材略者。毋得輒動。著爲例。

京師城垣。其外舊固以甎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頹毀。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尚書王卹。侍郎王佑。督工修甃之。

英宗嘗謂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爲職。不徒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莊飭、才識優長、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愼其選。毋視常輕畀庶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正統時大同參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正統時陝西副使陳嶷先奉敕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臨清聞喪以敕付縣官奏繳徑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嶷不面白取旨擅自奔喪宜治罪英宗曰嶷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觀過知仁其宥之

正統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留等率衆稱亂巡按御史請於處州建甯等處各除撫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勦浙江兵策應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英宗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爲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郎中楊諶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於各銀場曉諭

舊制立春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復四拜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頭賀禮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禮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文武百官卽入班行賀正旦禮從之

正統十一年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儀門外爲御史林廷舉所奏英宗特命發邊衞充軍

北京試院乃舊禮部正統時以今禮部成始改舊署爲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正統十二年春英宗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聞有僭用織繡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工部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處斬家口發充邊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正統時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英宗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英宗御奉天門早朝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朝廷人材須要作養方獲實用今命翰林院侍讀等官杜甯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楊鼎呂原劉俊王玉每日俱在東閣進學作文仍令學士曹鼐陳循馬愉嚴督考試務期成效凡會講時輪流經筵侍班治事

正統時僧救禮部曰擅留閣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監喜甯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救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其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卽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爲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正統時閩縣知縣陳敏政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大明律娶同母異父姊妹者以姦論並離異近見世俗之人有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者有以後妻所攜前夫之男爲女壻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別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後若此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減等科斷庶有以別男女而厚風俗英宗從

其言。

正統時。永興王志壏奏。臣父永興王嫡母高氏。生母馬氏。先後薨逝。俱蒙遣官致祭。造墳安葬。但平日行實。未曾傳述。恐日久淪沒。子孫無聞。乞敕翰林院譔文以志。俾存沒有光。英宗以親親之義。特從其請。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正統十二年。禮部右侍郎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兩官自愉始。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郭璡爲福建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爲小方面。

正統時。江陵縣歲貢生員張棨。以內府考試懷挾文字。英宗曰。此輩若處以常律。不足以警後。其謫戍邊衞。逃則殺之。著爲令。

正統時。給事中張固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爲本。爲其徒者。當寡欲持戒。豈期無賴貪鬠。載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鐃擊鼓。無端誕說。惑世誣民。乞敕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緝拏究罪。從之。

正統時。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多缺員。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泛乎。

正統時內使金榮等三人變其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縣青洞口內剃髮爲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衞鞫實以聞英宗命誅之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自卽位以來惓惓以奉天安民爲心累頒詔敕省刑赦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民者無所不用其心又戒飭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濫役一毫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鄧茂七等聚衆爲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屢遣御史齎敕揭榜丁甯撫諭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躬於延平城下輸情訴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張海等以聞朕悉從之仍敕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爾兵部可備朕言於榜以曉諭之俾其知國家以仁育萬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洗心改過卽日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遞年逋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詔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榜文已到尙且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聚或逃匿山林必撲滅之不赦

英宗諭禮部尙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聞內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幷巡按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正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治以重罪爾卽移文各衞門官員人等一體知悉

正統十三年朶林山衞野人女直頭目朝貢到館徑出街市強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爲會同館官所奏英

宗曰朝廷懷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昌英等於會同館追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今後來朝貢者賞賜後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永爲定制敢有恃恩玩法者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之數文職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內翰林院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俱近侍各添一名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翰林院譯字官每員一名武職五府管事都督錦衣衞管事指揮鎮撫司管事鎮撫俱照文官品級則例其各府帶俸都督各六名錦衣衞帶俸都指揮各四名長陵衞官係奉仁宗皇帝特恩指揮使指揮同知各六名指揮僉事四名各衙門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每處直堂三十名鴻臚寺翰林院每處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寺國子監每處直堂十名詹事府太僕寺欽天監太醫院每處直堂六名光祿寺尚寶司六科中書科係內府衙門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監行人司每處直廳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寺左右二寺每處直廳四名刑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係理刑衙門每處把門二名都察院經歷司通政使司經歷司每處直廳四名戶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門司務廳每處直廳二名通政使司有奏訴冤枉人等戶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職方武庫二清吏司俱有軍囚人等每處看監四名宗人府經歷司直廳二名詹事府主簿廳直廳一名鴻臚寺司賓署司儀署主簿廳太常寺博士廳太僕寺主簿廳各二名欽天監主簿廳二名看書五名觀星臺把門四名國子監繩愆廳直廳三名典簿廳直廳二名刑部看監舊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監舊有一百二十八名五

軍都督府直堂各舊有八名各府經歷司直廳各舊有四名錦衣衛直堂二十名鎮撫司直廳舊有五名看監舊有三十二名經歷司直廳舊有四名俱各照舊不動在外司府州縣跟用皂隸合照在京官員品職額數僉撥英宗曰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等官係教訓生徒官每員與二名知縣係親民正官每員與四名如有仍前多僉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究依律懲治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臨御以來祇體天地祖宗之心誕敷寬恤仁民之政輕徭役愼刑罰蠲逋負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止期所司敷宣德意撫字黎元臻於治化邇者浙江處州等處小民嘯聚劫掠已命將率兵征勦今御史具以小民所訴不得已結聚之情來聞朕覽之惻然聖人用法甯失不經仁義之師脅從罔治爾兵部其榜諭小民除首惡凶犯不赦外其餘脅從及爲官吏豪民激變爲盜者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戶下一切逋欠稅糧課鈔與蠲免仍復其徭役三年公私債負不許逼抑徵索敢有挾私陷害者必重罪之所司奉法循理推恩存恤俾各安生業副朕一視同仁之心

英宗謂吏部尚書王直曰放回官吏挾制官府交結害民者發口外充軍誘人爲非以致盜賊生發者本身梟首家屬發邊遠充軍爾吏部移文內外法司衙門逼諭有衆使知所警

正統時東城兵馬指揮范質坐事被枷司禮監內使鄧智聽擯令校尉囑守枷卒俾少寬質事覺命斬智聽勿再覆

英宗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幷所司

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概冒請爾禮部卽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內幷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幷諸品經呪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幷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有似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刑部奏定各處生員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

典故紀聞卷十二

正統十四年降虜之編置京畿者因虜入寇遂編髮胡服肆掠人目爲家達子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款言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胡俗爲兵者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爲民者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

景皇初卽位敕諭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笑略無忌憚此恭敬之心何在守衞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辯奸僞乃今於五鼓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此恐懼之心何在其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舊制凡傳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謂亨嘗私餽太監王振詐稱奉上皇聖旨曰給振酒饌法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請自是每事覆本如諸司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宂中旨處分日每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

上煩聽覽。乞仍舊附錄爲便。從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景皇初卽位。以大官不充。能之。

正統十四年。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上皇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旨照例陞授本院之職。不拘多餘。已是舊例。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等官。俱多缺員。欽惟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況文學侍從之臣。尤當精選。以備顧問。資益聖學。乞敕吏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內推舉。送院考補。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戶部左侍郎王淪。以庶吉士授司直郎。仁宗嗣位。陞鄭府左長史。宣德丙年。隨王之國。六年。詔取回京。改戶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長史不復別陞。非舊制也。

景泰時。有言錦衣衞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爲人復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鎭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違。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尙遺此慮。無子者誠有可矜。乞敕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攜家始此。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以雷震塔廟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於官府。亦必出自於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琬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永樂初。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衞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敍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奏。始令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衞官東西對立。經筵日同知經筵官序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李璟以爲言。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京師物價踴貴。四方人民疲弊。光祿寺錢糧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爲停止。景皇詔曰。此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遵行之。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學士陳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掌印不便。遂陞爲侍講學士。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事內一款言洪武中凡京官本戶雜泛差役俱爲優免今聞各處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申明舊章一概優免從之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貸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貸罪

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景泰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巡法河道命撫按官兼理

景泰時赦款內有誆詐財物免追者於是京師攬納戶車戶得人財物皆援以爲例不如約辦納裝載戶部謂其騙民財虧國用請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計不行從之

景泰三年以藩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鼐爲本部尚書賜誥命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舊致仕給俸

景泰三年命尚書都御史等官分行諸郡國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諭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爲本任官以得人爲先任得其人則官使皆賢才而政事無不理政得其理則民庶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衙門官因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潔之人雖其作爲長短不同然不失爲君子此等之人長於

作爲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於作爲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勸亦有貪淫無恥酷暴不仁之徒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不免爲小人此等之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過犯顯然證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知人之難從古以爲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於結交要譽以自固者心實酷暴而巧於容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見嗔於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之有也今特命爾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方面文職有司等衙門官務在躬親徧歷廣詢博訪果有前項君子之人宜加禮待存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罷輭不能辦理例應致仕及革職者明白開具實迹奏來幷送吏部應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項小人闘茸不才所爲太甚的然爲害者明白開其過惡顯然證佐實迹奏送來京處治當送問者送按察司幷巡按御史處問理依律照例發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須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己之權度恕以處人之用舍毋惑於恩讎之囑託毋私於親故之情好毋徇於勢要之使令毋狃於利害之報復庶副委任

景泰時南京錦衣衞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廣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而來非盜府庫之錢糧則創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內官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興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內官家人義男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糧芻寄戶府縣不當差徭彼則田連阡陌民則無立錐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

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場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混賴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內官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間。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糧儲十事。內一款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糧。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住京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充軍。

景泰間。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事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役占。動以萬計。簠簋之下。尚爾。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敕兵部申明舊榜。嚴加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書。後世皆稱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册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册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景泰時。大學士商輅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竊聞口外田地廣饒。多被勢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己。其軍士非但無力耕種。亦無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既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戶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甯等處。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發與軍

士令北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弱艱難之足慮哉。部覆請敕督撫諸臣覈實舉行。敢有沮壞者奏聞區處。

景泰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幷各處進貢金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物。今瓦剌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等衞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猶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作三間。其餘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鈔幣綵段之類。從之。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奏。盤點各營官軍。其官軍不到者。動以萬數。衣甲全無。蓋由總兵官及坐營把總等官。苟且因循。鈐束不謹。乞量加罰以警將來。詔總兵等官缺軍一萬以上者。罰俸半年。以下者罰三月。限半月內齊集。總督等官十日一點視。如仍前怠忽。必殺不赦。

景泰四年。徐科臣張軾言。申禁官員子姪人等於宮所冒籍科舉。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恆患於不足。逮至軍興。官爲窮蹙。於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斂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齎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於上。民安於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克聚斂之

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慶。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愼擇守令。嚴條約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患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景泰間。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款言。停銀課以杜民患。正統年間。閩浙俱採辦銀課。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剿。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謂閩浙瘡痍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景泰四年。禮部奏。邇因濟甯徐州饑。敕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儒學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嗚呼。納粟賑荒。且猶不可。濫觴至今。恃爲理財要策矣。是可歎也。

景泰間。御史程璵言。國子監爲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乞敕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圖。革胡元之舊址。增輝丹堊。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間。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強盜。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謀逆強盜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好惡既戾乎人心。感

召曷通乎天意是則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將何以遏止之哉景皇帝報曰賞功罰罪自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停當以聞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至景泰時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許充請著爲令從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員私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原辦什物盡易貲入己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去任之時照數交付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內考官徐霖批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則爲蹈襲需同之文而有戾指背理之失然此篇文不背理乃霖之不明也詔治霖罪奪綵幣表裏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辟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敕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

景泰中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內一款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人家者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託遊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蠶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是以昔者猖

妖言之趙才與固僧人也近者造妖書之淨處亦僧人也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他奸盜詐僞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令錦衣衞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遊方挂搭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穴食之費

林聰疏中又一款禁私役以振軍旅祖宗定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以下給以從兵幾人各有定數然亦未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錢卻令在營操練者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　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聞差官點閘率皆顧倩頂替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敕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原給隨從者亦以時操練則軍士無剝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林聰等疏中又有慎刑獄一款言邇來法司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成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旨迎合如聖旨批法司辯理者則與之辯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如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提對獄囚經年淹禁文案屢歲不清似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乞敕

法司。今後在監罪囚。務在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鍊成獄。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舊制。內府所用油椿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中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景泰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言。爲御史所劾。金等疏辯。詔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等妄辯。請置於法。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偏徇不爲辯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敕今後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景泰時。泰甯等衞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乞大甯廢城及甲盾。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閘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請。亦不失撫馭之道。

景泰間。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鋪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帶回還。及通同衞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衞分充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爲率。軍衞三分。有司七分。永爲定例。

景泰時。山東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爲請。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衞軍。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衞武學爲之。學地狹。每將儀門牆垣拆毀。苫蓋席舍。試畢復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間鎮守尚書孫原貞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屯種曰太宗皇帝置立紅牌備開軍士屯種定例頒行天下都司衞所種樣田以驗其收成計子粒以較其多寡行賞罰以勵其勤怠此誠良法而萬世攸賴者也今屯軍因繕工餽餉等差占妨誤屯種者多乞敕戶部於各衞所官軍內簡精銳以操備撥冗雜以屯種如添萬人下屯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又積餘糧六萬石若天下衞所各照舊屯種則糧儲不可勝計兵食豈有不足者哉

景泰時內閣書辦官日久狎玩往往窺伺事機舊恩納賄及冒署直文淵閣知制誥職銜以愚瞽外人大學士王文等覺其弊奏請調之於是調太常寺少卿王謙禮部儀制司郎中蔣宏等於南京

景泰時雲南巡仁驛驛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今年以來釋教盛行滿於京絡於道路橫於郡縣徧於鄉村聾瞽士民誘煽男女廉恥道喪風俗壞地嗚呼元氣烏得不傷沴氣烏得不作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栗棗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鉶鹽五斤十兩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泰時太常卿許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鉶鹽五十斤

景泰時潘王佶溍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先代臣生母溍簡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頒誥妃號景皇從其請曰母以子貴其贈章氏爲潘簡王次妃以無發册例令自具儀告知

景泰時御史葉禧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俗傷化其間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竈丁竈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懼捕而私自削髮者乞敕該部議取各僧度牒審驗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衛分充軍

景泰中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贓罪械至京自經於逆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凡生員有以奉師束修贄見儀物爲贓構詞誣陷者官司鞫實卽與分豁毋一概論贓其生員誣陷師長眞情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景泰時岷王徽煤奏蒙封臣子音澄爲長子臣弟徽媚爲江川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子法言之則以嫡長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爲先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則當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景泰時御史錢清酗酒乘馬突入長安左門守衛官以聞景皇以其不謹禮法調靈山知縣

景泰時貴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縣官賢否欲黜陟之爲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持行修潔不係軍匠鹽竈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如有扶揑詐冒不實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將本人幷保送僉書官吏一體治罪仍勒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牒如有數多不與出給

景泰中御史苗穉言臣見府州縣衙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概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眞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牛景皇命御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景泰六年永嘉大長公主奏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千二百餘畝歲入租糧七百餘石盡歸有司以助供給軍馬之用

景泰間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諸司職掌內東宮官從本衙門以事蹟備送吏部考覈景泰三年九月間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周旋等又奉聖諭東宮官皆不必考近本府主簿趙政等考滿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覈且諸司職掌實國家彝典萬世不可改易況綸音在耳未及再朝而吏部輒反覆不常難於遵守景皇命如諸司職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葉盛張諫提督南北直隸學校

景泰間南京守備平江伯陳豫等奏永樂年間例一家被盜劫四鄰十家助捕之即獲人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表裏鈔二千貫各給以盜者貲產如坐視四鄰各十家均償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盜乃釋都察院謂其太重奏遂寢

陝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許資奏創今試院。

景泰七年。景皇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投民間自宮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人。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幷官員勢要之家者。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鄰人。知而不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祿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攜幼。跪拜呼喚乞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無處無之。人遇寒沍。必有凍餓而死者。乞敕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命戶部議行之。

典故紀聞卷十三

天順初武清侯石亨奏伏覩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幷護衞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挨擠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鳴朝官依次而進嚴敕守衞官軍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賣如此則朝綱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從之

天順初留守左衞小旗陳福奏洪惟太祖高皇帝肇業之初建創寺觀設立僧道已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創庵院濫將無籍之徒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莫之識偷享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貨殖而財用有餘故人皆樂爲之近年旱潦相仍百姓艱食其遊惰之人或託爲僧道遊食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觀之寺觀動至千百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挂天神佛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爲名務圖肥己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爲又有燃指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不惟蠹耗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擧問發落仍敕禮部將各府州縣蓋定寺觀額設僧道名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發甯家隨住當差遇有額內缺數方許簽剃設有仍前私自簽剃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幷寺觀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盡行拆毀從之

天順初禮科給事中何琮言歲貢之設始者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之至京翰林院復考其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年以來府州縣官視爲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糧年深者貢之苟資次該貢雖殘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概起送及其到部執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惟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遞其文考試官一概濫取及送入國子監須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靜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弊而子庶民哉惟貪婪剝削以爲還家養老之計而已臣竊惟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廩者國家育才之具郡縣者國家牧民之所以求賢之路而爲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具而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朽貪婪之流思念至此甯不爲之痛心哉乞敕禮部都察院嚴加考選仍行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官將府州縣學生員不通文理人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充貢五十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則非惟上有所畏盡其教養之心抑且士知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天順初英宗諭戶部臣曰京城貧窮無依之人行乞於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卽今暫於順便寺觀內京倉支米煮飯日給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設法措辦有病者撥醫調治病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得沾實惠

舊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謂之存積有循次守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爲定其徭役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四川民以

爲不使於是重慶府民奏政令一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易惑祖宗數十年間所以不輕出一令者慮擾民也竊見四川民間賦役俱有定制其徭役臨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輕於更變造成均徭册以民間稅糧多寡爲差分上中下三等預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稅糧多而丁力財帛不足者有糧少而丁力財帛有餘者今惟以稅糧定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無休息之日矣臣恐數歲之後民皆棄本趨末爲患非細奏上詔從民便里長有害民者如律治罪

天順元年十月敕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衞指揮等官李春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爲錦衣衞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匹然後罪之

天順初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盜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太平侯張軏性凶暴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軏實有力既得志益驕橫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問故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苦月餘而沒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煩止給千石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英祖復位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爲士兵收附近衞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

天順時兵部尙書陳汝言阿宦官意將先送兩廣福建雲南達官盡數收回閣臣李賢言於英宗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徙之遠方甚便況彼住定以爲樂土今復取回多不願來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後有願去者從之

天順間內閣李賢言於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英宗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差出者取財擾民因備述其故英宗疑賢言過實密訪之果然有一人得銀三四千兩者乃召管衞事指揮門達械之令再有求索者一體重治不饒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爲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安知遠慮陛下不爲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天順時南城縣知縣陳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快等船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利沿河索軍衞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諸箠楚質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錢米而縱放者有之忍視其饑寒至於僵殍而不卹者亦有之乞敕今後每舟令

載官物若干著爲定式不許擅帶私貨及客商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卽撥後次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亦酌定每舟一隻貼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許多索至差後舟亦然命會官議行

天順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廚役子弟投託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旣濫不免透漏夷情乞敕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舉保英宗命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天順間以浙江巡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天順間英宗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因內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以致王府措辦艱難甚失親親之義已敕該部通行各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擧問治以重罪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官員視爲泛常略無忌憚且如修武伯沈煜給事中王儼遣往潞府册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表裏財物等項甚多況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其沈煜等已置於法今後但有遣去內外人員到府除飲饌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恥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家邊遠充軍庶使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天順間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鑽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卽被出斥乞敕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英宗在南宮悅其幽靜既復位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曰戴鰲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淩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賞宴

天順中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趨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不便是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爲令

英宗復位益嚴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學士呂原侍郎胡濙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馬爲校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張榜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天順四年四月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爲例

天順四年舉人萬經會試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故黜已英宗令禮部及內閣試之文多疏謬命枷示禮部前一月黜爲民

虜酋阿台朱兒只伯數爲西邊患英宗特遣兵部尚書王驥往巡邊驥至莊浪斬失機都指揮安敬以徇兵威大振虜聞遁去

天順時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緞匹七千已完乞遣內使如舊例督造英宗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天順間成山伯王琮工科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册封沿途受軍衞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爲科道所劾下獄琮罰祿一年瑞罷爲民

西苑舊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巔有廣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於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英宗命卽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東對蓬萊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繕之而飾以堊曰太素其門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曰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天順四年冬英宗閱射於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翱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三營

自總兵而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李賢等曰爲國莫重於武備練武莫先於騎射爲將領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賢等頓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欽天監失於推算英宗召內閣臣李賢等謂曰月食人所共見蓋因欽天監失於推算不預奏故不及救護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於此而不盡心曠職多矣聞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或將不祥字語改削而進若遇吉兆卻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且上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聞災異以加修省而序乃隱蔽不言罪可容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咸以謹天戒爲首務仰觀聖意實同往聖非後世諱言災咎者比而序昧於大體不能供職誠可罪也於是執序及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降序爲太常寺少卿濱忠等罰治有差

天順五年夏英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出視朝退朝母后還宮復閱奏牘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并隨便雖著布衣人豈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英宗曰四書尚書朕嘗讀徧如二典三謨眞是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道盡在其中矣賢曰然願陛下體而行之幸甚曰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雖隆寒不近火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宗亦然英宗

曰朕聞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大有益英宗曰然

英宗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如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錢一季支銀十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衞官有二三千員者可令兵部將老幼殘疾官漸調出外衞卻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驟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英宗曰然

天順時各處告訐幷採訪事實輒遣錦衣衞官校籍其家閣臣李賢言其多枉英宗乃敕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幷所司問理不許枉人遠者重罪不宥

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是日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文武羣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萬壽節不傳制冬至節傳制今請通致詞曰玆遇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乾納祜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懽誠忭敬祝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答羣臣又各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聖旦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壽禮宜曰今玆冬至恭遇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天順間都御史□□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且多方措置

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季上其數於上司。上司時盤驗之。歲暮類奏以憑稽考。

巡撫甯夏右副都御史陳翌奏。官軍缺馬征操。請榜諭天下僧道未度者。許人入一馬助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十年一度。已有成命。翌不達事體。妄啓弊端。難允所請。英宗從之。降敕責翌。

天順六年孟冬時享太廟。值皇太后喪尚在二十七日之內。乃以閣臣言。命俟服後行禮。遂擇初六日行。

天順間。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英宗以其勞民已之。

天順時。皇太后喪禮進香。有以他木僞爲降眞香貨賣者。錦衣衞捕獲以聞。命各追眞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順時。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船。卻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人夫拽送。動經二三百號。又阻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進來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儘船裝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拽送。英宗從其言。敕南京內外守備如所言行之。

天順間。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荷蒙推恩。封爲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雖粉骨碎身。曷由報補。竊念臣父用禎年幾九十。氣息奄奄。朝不保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憐烏鳥之私情。免加封臣。移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帶之榮。臣父子子孫。不勝感激之至。疏聞。英宗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移封。後不爲例。

天順七年春祀英宗。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

下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天順七年春空中有聲英宗欲祈禳以問閣臣李賢。賢奏曰臣考之於書無形而有聲者謂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則有此異乞行寬恤之典以消此變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順時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餽以金銀及鑲帶溥等固辭不受王命陪臣齎至京溥等猶未敢受英宗曰既已齎至令溥等受之。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薨無嗣其弟鎮國將軍季墀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鍠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典故紀聞卷十四

禮君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以己喪廢公祀也。天順八年正月。英宗崩。憲宗初卽位。禮臣引此爲言。謂春二月祭大社大稷。請上如禮行之。釋奠先師。遣官如故。但免傳制。制曰可。

仕途之升沈。其遲速自有定數。非可因人而僥倖也。典璽丞王綸事憲廟於東宮。頗見幸。希後福者遂乞與之通。侍讀學士錢溥嘗教綸於內書館。時尙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及英廟不豫。溥意綸必典機務。密遣奎通綸。綸卽偕奎至溥家痛飮。極歡而罷。及英廟崩。溥預有入閣之喜。綸亦以當柄用甚驕恣。遂爲司禮監太監牛玉所譖。執下獄。發南京。諸與綸交通者皆得罪。溥謫順德知縣。奎鹽課提舉。此可爲士君子妄交之戒。

錦衣衞指揮門達機警有才幹。然恃才使勢。怙寵張威。既掌衞事。乃建議遣校尉分行緝訪。蒐求幽隱。索取貨賄。由是詐冒者接迹於途。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騷然不安。大學士李賢。指揮袁彬亦幾爲所中傷。天順七年十二月。錦衣衞大門忽爲狂風所摧折。衆譁傳曰。錦衣衞門倒矣。纔兩月。憲廟立。達爲科道所劾論斬。謫戍廣西南丹衞而死。人以爲先兆云。

高廟嚴宮闈之慮。祖訓內明載寺觀燒香降香禳告之禁。違者領送之人皆處死。憲廟初。番僧有入內誦

經者。又左右有傳送銀物於寺觀者。大學士李賢等指以爲言。得旨卿等言是。祖訓具在。敢不祗率。

初。巡關御史有二員。成化初。御史張璿巡居庸關至龍泉。祝祥巡山海關至古北口。

英廟天順八年正月崩。梓宮尚在殯。四月初一日。享太廟。當奏祭祀禮部請上具黃袍翼善冠陞殿。鳴鐘鼓。鳴鞭。樂設而不作。百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匿名帖子。舊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便己私者。往往指人姓名。揭於內府及京城內外。明加傷害。憲廟初諭都察院。禁約。許諸人首出并緝拏者皆處死。首者緝拏者視捉獲強盜例陞賞。

成化初。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邱濬亦言。總兵帶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淩轢將兵。道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此弊不獨當時爲然。而在今爲尤甚。故漫記二公之言於此。

先朝於謫官皆不次陞擢。如憲廟初陞江浦知縣彭烈爲河南府知府。嘉定知縣龍誉爲徽州府知府。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博羅知縣邵銅爲溫州府知府。衡山知縣鄭冕爲衡州府知府。襄陽知縣李人儀爲荊州府知府。皆以御史言事左遷者。

憲宗初。太監陶榮乞寺額。敕禮部曰。京城內外寺院已多。而勢力之家。往往增修不已。或豪奪民居。詭稱

古額。假名禳災。而實因以生災。今後不許妄自增飾。輒求寺額。未幾。禮部尚書姚夔因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會百官赴壇炷香。爲禮科都給事中張甯等所劾。言臣之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今不能盡所當爲。乃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拂於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爲後世笑。昔英廟復位。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禱之義。亦嘗爲此舉。非以扶名教全治體也。得旨所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永樂以來。夷人來降者。多散處於畿輔之地。謂之韃官韃舍。給以月糧。久而生息漸繁。獷悍如故。成化初。南京御史鄭安言。門庭之內。非豺狼所宜。伏萬一四方有警。彼時伺變而動。昔晉徙戎內地而五胡雲擾。近曹欽用達軍謀叛。其明驗也。願將畿甸降虜設法處置。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衞。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衞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制。庶戎心永遏。中國底甯。此疏甚是。於時部覆乃謂徙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有達官不必動之詔。事遂寢。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疏中。有開言路一款。甚切時弊。大略言皇上下求言之詔。始命諫官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讒言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己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尋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

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徽又言禁庭之內未有不用內官者人君因委以國政授以大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輔國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而終殺之伏願遵高皇帝舊制今後內官不許在外管軍亦不許置立田產房屋其家人義男悉令所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亦不許文武官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無內外政無大小悉斷自宸衷不使內官得與其謀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且彼之所欲者不過富貴陛下厚其賞賜使之豐足有餘無復外望則天下蒙至治之澤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矣

祖宗朝以國子監錢穀爲養賢之用例不鉤考天順己卯祭酒劉益爲監丞閻禹錫所訐者會饌久廢而椒鹽等物折錢鈔者不以時給諸生爲他用戶部以聞遂下益與典簿徐敬於獄鞫問敬謫戍益從末減而國學錢穀自此遂鉤考矣

都御史軒輗性廉介其按察浙江屏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夕蔬食布袍待賓客無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過一斤官吏畏之親喪聞訃次日卽行僚屬尙有未及知者

給事中李森言事疏內有重名器一段其略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無軍功而陞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陞大臣重任者有因琴棋繪巧而陞文職者有因醫卜技能而陞軍職者爵祿日輕廩祿日費請今後陞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軍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於各處方面既公同推舉有

不當者許科道指實糾劾治以重罪如此則爵祿日重而廩祿不費矣

舊制祭陵惟遣駙馬一員而各衙門官隨行陪禮天順八年秋祭禮部言今加裕陵爲四相去隔遠各官往復奔走不無倦怠失儀乞遣駙馬二員率陪祀官分詣行禮從之遂爲定制

甯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併甯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至今遂陷於夷

天順八年十月立武舉法凡天下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於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衞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衞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營總兵官處贊畫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建功請命陞擢

憲宗以來凡遇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羣臣宴官卑祿薄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以來內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能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因太監牛玉事敗因建言鑒往事以防後患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弟姪在外任事幷置立產業而已自古內臣當無事之時似爲謹愼一聞國政便作奸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

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內官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無恥者。多與之交結。或饋以金銀珠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便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爲不賢。朝夕讒謗之。雖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怨不歸於內臣而歸於朝廷。恩不歸於朝廷而歸於內臣。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眞人。給誥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祜。奉天永昌。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鎭守者有善謀而巡撫者或言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者或指爲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見。何以成功。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爲然哉。

編修邱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因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大軍既至其眞賊遁入深山顧將不得已從賊者誘而出之殺以爲功由是聞者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王儉言時事內有挨查僧道一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動計萬千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還俗解發原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腳寺觀潛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游惰戶口可增矣

反賊趙鐸四川德陽縣人兵敗爲千戶田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倉大使李添瑀官考滿不稱貸千金賂內官郭聰聰以手帖囑吏部得湖廣倚北湖河泊所事覺尚書王翱等認罪得旨姑貸之今後有以帖子囑託者隨卽奏聞不許隱匿

毛吉餘姚人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執法不避權貴偶以失朝下錦衣衞獄指揮門達選健卒撻之幾死既得釋操法愈厲後陞僉事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

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宮府無所稽考然汗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眞忠臣也生不愛錢死不受汙眞廉士也

成化初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皆罪極之人或俘獲之虜景泰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自是以後千百爲羣禁之不能止爲國之蠹甚矣

成化時廣東按察使夏塤言兩廣越在嶺表天生猺獞不可盡除今乃乘威武不振之時撫字乖方之日逼脅平民使爲賊黨賊之糾合者纔有數百民之脅從者無慮數千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怒是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況用兵不已供費日煩以易搖之人心供不已之軍費臣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若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不動搖被脅之衆聞風而皆歸附則賊黨自消矣憲宗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成化初禮部言近年哈密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名爲進貢實則貪婪宴賜朝廷保小懷遠之仁固不恤此

然道路疲於遞接。府庫竭於賞賜。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數。加恩闌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得或三年五年入貢。不得過十人。乞敕甘肅等處總兵巡撫等官嚴加防範。仍敕哈密王母等依期來朝。從之。

成化初。大學士李賢言。荆湘賊寇。雖已往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邀劫流民以爲黨助。其流民亦恐官軍一概剿殺。因而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降榜文。開諭流民。俾各安業。有能率衆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賞。其有被賊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陞賞。從之。

成化時。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修。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兵部榜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萬一黠虜窺我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揚及眞定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成化時。禮部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敕賑濟南京饑民。議浙江福建江西并直隸生員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竊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下以貲爲賢。士風日趨於卑陋。安望有資於治理哉。憲宗曰。祖宗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

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

成化時。兵部郎中楊琚言邊事。內一款云。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管隊官旗詭爲己功。亦有佚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依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爲己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縷數。

成化時。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見之。將爲所議。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皇上以恤民爲心。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拾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甃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憲宗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國家優厚運軍。許其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成化元年。漕運總兵楊茂奏。免其各關之稅。而今乃嚴爲之禁。不許順帶物貨。浸失祖宗初意矣。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衞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上謂戶部臣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概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斗不過五升今軍官願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概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都督過興鎮廣西還道經祁陽怒知縣李翰應接不以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愬於朝勘得實時興以疾卒於道興妻爲子求免死憲宗不允命卽誅之

高州府知府劉海者湖廣人知高州時值廣西猺賊入境民攜家避賊者海皆閉門不納城外積屍數里犬食皆肥腯海乃烹犬食之時有城裏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謠

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光祿寺卿蔚能者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胥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常持一纚還家其尤可稱者能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其僚友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氣相處者位相軋則相傾過相累則相諉者視此胥有愧矣

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者成化二年有富人呂銘等投託勢要奏中兩淮運司存

積鹽五萬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鹽法之壞自此始

祖宗朝河道但命巡鹽御史兼巡之成化二年冬始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衞輝一帶河道

成化三年三月命戶部尚書馬昂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軍士賜之敕曰朕以京營軍士視其名則案牘充盈究其實則隊伍空虛關糧之際塡塞倉衢受賞之日溢滿禁塗及至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受賄買閒應付權貴其弊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爾等將見在軍士點閘且以十五萬實數來報有隱蔽不報抗拒不服卽奏聞拏問削奪清理之後仍創爲良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兵於奸弊兵民日困奸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時爾等付之長歎息而已則曷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復祖宗時兵制之盛乎按此敕極悉營制之弊此舉三十年一行之可也

成化初四夷館譯字官生見有一百五十四員名而教師馬銘又違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爲禮部所劾憲廟命禮部會官考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甯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

成化三年國子監助教李伸言欲蔭大臣之子事下廷議謂爵以待賢理不可濫教養之法義不可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各一人入監讀書

成化初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都掌禦寇事宜內請用毒毬行煙謂毒毬所薰口眼出血行煙所向呎

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獻於巡撫山東都御史宋應昌。謂可用以禦倭者。然試之無驗。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伯。宋胡安國爲建甯伯。蔡沈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陝西茶馬司。舊制每歲再遣行人巡視。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卑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時。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款。言臣竊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者。一概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

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賸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出納之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

憲宗嘗謂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倘書姚夔等謂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成化三年有訓導高瑤者上疏於朝請加景泰廟號下部議左庶子黎淳疏言正統十四年八月已册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帝位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乃又立一親王爲天子則所立之太子將何爲哉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今如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乞究主使之人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諛希恩俱不必行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將張燈預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疏言今兩廣弗靖四川未甯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豈宜張燈爲樂哉至如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撰

詩歷代有之祖宗以來不廢此典朕今視舊減省止存其概以奉兩宮聖母豈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譏議難居文翰之職命杖之調外任於是懋得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

成化間樂舞生李希安以積官加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說者謂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以分掌國政不宜令雜流參之後又令希安經筵侍班爲科道所劾乃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罷侍班

成化初西僧以祕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內誦經咒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餼酒饌至再錦衣玉食幾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號有至累數十字者

成化初尚膳監太監潘洪奏令其姪潘貴中納兩淮運司積餘鹽戶部奏其阻壞鹽制憲宗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固不必營私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靈山縣知縣林錦者有能名陞試廉州府知府益修其職招集流亡捕滅賊盜守臣薦於朝乃陞廣東僉事

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太廟正在哭臨之內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慈懿皇太后崩。憲廟奉皇太后意。不欲合葬。止於裕陵左右擇地。於是內閣諸臣及五府九卿翰林科道交章極言其非是。章既上。跪伏文華門前以待。必從而後已。憲廟悉覽其奏。爲懇請於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於是批允合葬。羣臣皆呼萬歲而退。

成化時。戶科左給事中兵宏言。近嘉善公主累請文安等縣閑地。西天佛子劄實巴奏求靜海縣地及宛平佃戶。夫公主食祿之家也。劄實巴佛之徒也。乃反慈愛之教。而以削剝爲事。谿壑之欲。必至無厭。承行者受其囑託。略無執辯之詞。勘報者畏其權勢。俱作空閑之數。原其所由。皆無籍之徒。竊假投獻而漁獵其中。奸狡者投爲管業。而囊橐其內之所致也。況地踰百頃。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之好惡。而奪百姓之恆產哉。疏上。詔以田土除勘明給賜外。其餘乃覈實以聞。繼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許。著爲令。

成化時。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一段言。鄰近河道。南北往來馬快流船。晝夜不絕。起集軍夫接遞。常以一二千計。淩冒風雨。送往迎來。艱苦萬狀。而經過官船。往往附載私鹽客貨。應付稍緩。輒將官吏高懸痛箠。不徒索夫。兼且求賄。原其所由。皆其隨從僕隸指使之也。宜禁約內外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索一夫一軍。及分關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幷附船客商拏問。民編口外軍發戍邊鹽貨入官。

成化時。御史劉璧等言。吏部之選舉。雖下僚末職。亦不過具實奏聞。上請裁處。未敢自專。或薦非其人。士論得以攻之。舉諫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列聖立法。所以不自簡除。正以此耳。陛下雖明見萬里。果盡

知其孰爲賢而可用。孰非賢而不可用。萬一知有未盡。則必詢諸一二近侍之臣。然能保其果無受賂市恩。而所舉非所用乎。在外者以爲專主於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爲得計。方且緣作弊竇。官職曠無所不至。則其爲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職。與臣下不同。君總其綱。臣任其煩。若在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悉自簡除。非惟勞煩聖體。毋乃以萬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竊以爲此非出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國體。偏爲身謀之人。欲假陛下之專。以塞天下之口。竊朝廷之權。以濟一己之私耳。

舊制頒詔。皆置詔於櫝。以繩懸之。自承天門頒下。成化四年秋。頒慈懿皇太后尊謚詔。執事者不恪。以致繩斷櫝毀。爲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誦聖度之寬如此。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眞人張元吉凶暴貪淫。或囊沙壓人致死。或投之深淵。前後凡殺四十餘人。爲族人所奏。械繫至京。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假以符籙。繆稱玄宗。無補於國。無益於世。前代雖間有封號。未有品級。至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今其子孫不肖。罪惡深重。元吉當淩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絞斬。其族當籍而徙役之。仍宜毀其府第。革其勾管都目諸人。勿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憲廟令元吉如所擬。妻子免流。仍擇其族人襲封。當時不能執論絕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白若。深可惜也。

成化五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事覺。都察院擬罪當死。例得贖。憲廟命卽斬之於市。

成化中。都督同知武忠貌雄壯。善射。嘗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輭。並張兩弓

折之。會有雁橫空而過。國人跪請射。忠援弓射之。應弦而落。國人懼服。

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憲廟於靑宮。甚見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日娶繼室。鼓樂聞禁中。憲廟聞知。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卽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聖情之篤於倫理如此。

成化時。兵部以都督劉玉當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別營選補。憲宗曰。團營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允。有警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幷坐營官具實回奏。於是撫甯侯朱永及玉等引咎自劾。憲宗曰。初簡閱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備調遣也。何乃因循廢弛。輒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姑宥之。仍各愼乃事。以副委託。數有不足。卽與選補。勿致有誤。

憲宗因有自宮求進者。姑宥其罪。發原籍當差。不許投託王府勢家潛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

成化時。吏部尙書姚夔言。舊例選授外官。隨卽領憑赴任。近多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赴科畫字領憑。有延過半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復入潛住者。降用。違憑一年以上者。革職爲民。

成化間。禁京城九門幷通州等處抽分內外官。不得違例多取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